

不同寻常的“病”

又见古单桥

□ 罗鹏

普通人之间谈及“病”，多多少少都会有些忌讳，如果谁口无遮拦地说对方“有病”，那势必会被看作是骂人的话而引起矛盾。“病”这个字似乎都是贬义，用起来理当慎之又慎。

可公安民警却“反其道而行之”，不仅对于“病”这个话题并不反感，甚至还有些自取其乐的豁达感。这其实也是一种苦中作乐的自我肯定，是我们平凡工作中的非凡状态。我们对那不自觉间就出现的“病症”已经习惯，甚至觉得这“病”其实也挺好，“病”得再严重些真的也无妨……

跟着老民警学习机动车查验知识那段时间，我就和着了魔似的，眼前只要开过去一辆车，我就会下意识地进入工作状态。有一次和朋友外出，我盯着路上急速驶过的一辆面包车，随口而出这车的几处查验不合格项，还旁若无人地分析起来，这车哪个位置可能发生过碰撞，以及修复是否达标等等。朋友先是一愣，随即满脸嫌弃地对我说：“你有病

啊？现在是你下班时间！”朋友对我“有病”的评价并未让我感到反感，这不经意间显露出来的“职业病”，甚至还让我颇感自豪。我可能还算“病”得轻的，我的很多交警同事可比我“病”得严重。有些同事对车辆外观极其关注，大老远看过去就能脱口而出这车哪里不对劲儿、是否涉嫌外形改装。还有同事对车辆号牌特别敏感，总觉得在路上看到的牌照号码似曾相识，不自觉间就开始在脑中搜索问题车辆清单里的号码，直到排除嫌疑才放心。更有甚者，好不容易休息一天，正陪家人逛街呢，突然看见违章行驶的车辆，立马跑上前纠正驾驶人的行为，全然不顾家属在旁久等。

每个警种都有自己的“职业病”，旁人将其称作“病”，但是我们公安民警却将其看作是个人能力的体现。社区民警对辖区信息耳熟能详，看到某个辖区居民时总会不自觉地将此人的社会关系映射在脑中。出入境民警每天接触行李，上下班途中如果看见行李箱，都会下意识地走过去瞧

瞧。反诉民警看见非常规的电话号段总会心中一惊，总想立即查询涉及的银行卡一级二级账户。110民警见不得争执，如果非工作时间遇到群众纠纷，即使身着便装也会上前调解。户籍民警对身份证号码很是敏感，日常生活中看到一连串号码时总想从中获取信息，甚至连超市购物小票中的编码也不放过。刑警那就更是“病入膏肓”，我从新闻中看到过刑警“职业病”的“发作”过程：本来是工作间隙抓空在面馆吃碗面，不料在本能扫视食客时发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，脑中迅速筛选通缉令嫌疑人照片，发现竟然真是在逃犯，于是面也顾不上吃了，直接抓人！有群众调侃说警察看谁都像坏人，其实不然，只是我们出于职业敏感性，脑子里都是工作信息，盯着你看的时候并无恶意，只是下意识地在人群中搜索违法犯罪嫌疑人而已。

但凡公安民警，无论哪个警种，其实还都有一些“通病”。我们24小时都处于值班备勤状态，手机随时保持畅通，如果三更半夜手机响起，那就立即进入行动

状态，睡眼朦胧中都是一边穿衣服准备出发一边接电话。休息时外出如果听到警笛声，第一反应是观察身边群众是否有危险，与此同时还摸索着身上去找对讲机和执法记录仪等警用装备。民警职业生涯戴警帽工作是一种日常，休息时戴自己的帽子也都有“强迫症”：一定要戴得端端正正，歪一点都不行；无论何时只要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都会下意识喊“到”，排队买东西时总会和前边群众保持队列一致，看到曲里拐弯的队形总是忍不住想上前纠正……

公安民警这形形色色的“职业病”无处不在，无所不能，无坚不摧。实质上，这是我们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强力补充剂，是我们引以为豪的职业精神！我们的“病”无药可救也无需去治，这不同于寻常的“病”，虽然会越来越严重，但我们却很高兴。“病友”之间“探讨病情”的画面实在是可爱至极，更是我们工作能力的完美展现。

（作者单位：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）



晒麦

王世松 作
（作者单位：青县公安局盘古派出所）

方家营迷糊街

□ 董民生

威县方家营有条迷糊街，远近闻名。街上原来有座奶奶庙，俗称迷糊庙，今已无存。狭义的迷糊街单指迷糊庙所在位置，是一个大致呈东南、西北走向的丁字路口，站在路口，往往辨不清方向。路口附近有一座民居，紫红墙砖大门，我感觉门口朝向南，主人却说朝向西，我试图调整一下方向感，但越调越迷糊。当地有“十个人进去十一个人转向”的说法，怎么是十一个人？因为被问路的那个人也转向。广义的迷糊街是以这个丁字路口为节点，前后蜿蜒数里，宛如北斗七星图，贯穿南北方家营，是一条历史老街，尽管已看不到多少历史遗存，但它的基本特征至今未变。

迷糊街街道慢弯斜转，小路和胡同也多有曲折。行走其间，不知不觉方向已变，陌生人极易

迷失方向，尤其是走夜路，一不留神，便走错了路线。总之是街斜、路斜、房子随弯就斜而建，像转磨盘一样，所以又叫磨盘街，这正是它的奇特之处。然而更为奇特的是，传说此街源于穆桂英大破天门阵时所摆迷魂阵，至今为人津津乐道。

穆桂英抗辽的故事流传很广，相关的评书、电影、电视剧很多。传说，宋仁宗时期，辽国集结三十万大军侵犯大宋，国家危急。穆桂英身怀六甲，但为了保家卫国，临危受命，挂帅出征。辽军在妖道的协助下设下天门阵，阵内机关重重，一人当关万夫莫开，杀伤力非常强大。穆桂英布下八卦阵与辽军对抗。破阵当日，她杀入敌阵，大战敌军主帅，眼看就要取胜，忽感肚子疼痛难忍。她且战且退，在杨宗保的掩护之下，找到一处相对安全之地，在一片茅草地上生下儿子杨文

广。还没来得及及休息片刻，但见阵内阴风嗖嗖，天昏地暗，方向莫辨，穆桂英急忙用带血的战袍保护儿子。战袍闪动，顷刻之间妖雾消散，天朗气清。敌军指挥机关失灵，天门阵被破，辽军大乱，宋军乘势掩杀，大获全胜。穆桂英战场生子的地方在今方家营村东老沙河西侧，后来叫杨家洼。此处茅草根变成红色，沙土细柔亮晶，吸水性好，风吹如飘，手握如流，特别适合婴儿穿土布袋使用，穆桂英留下的迷魂阵逐渐演变为迷糊街。

历史上并无穆桂英其人，史书中只有杨业、杨延昭、杨文广等人的事迹，与评书故事相去甚远，但这并不影响杨家将故事代代相传。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的地点有很多版本，有邯郸大名说、泰山南天门说、甘肃平凉说、河南兰考说等等，总之，各说各话，都把英雄故事的发生地放在自己的家乡。

自古以来，威县大地多有军旅事件，方家营历史上又曾是广宗县、宗城县的县治，穆桂英在此布阵抗辽也顺理成章，留下杨家洼、迷糊街的故事，正是威县人民崇尚英雄、保家卫国精神的生动体现。

方家营现在是镇政府所在地，距离县城仅5公里，交通便利，民生设施健全。迷糊街店铺林立，历史上每逢集会日，街上人群涌动，商业活跃。因迷糊街街道较窄，现在集会逐渐转移到了南方营荣胡同。

迷糊街上的美食颇有特色，诸如大众饭店饼卷、憩苑饭店炖鸡、润芝斋点心、刘德海糖盖等等都是方家营的传统美食，风味独特。

迷糊街见证了方家营曾经的辉煌，今天仍可见众多胡同错综复杂，一眼望去似乎条条不通，游走其间又条条通达，诸如邢弯、李拐、郭家胡同三十二抬等等莫不如此，还有孔家一人村、三官庙、路钉窝、刘坟儿等景观和传说，使这个千年古村既充满神奇色彩又生机盎然。

（作者单位：威县公安局）



富贵大吉 刘文全 作
（作者单位：霸州市公安局）

□ 戴振福

我家离工作单位近十里，每天上下班都走同一条路，先是骑自行车，后是骑摩托车，再后来是开汽车，一直到现在。这条路走了十四年多，现在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更喜欢骑自行车上下班了，因为这样，更接近大自然。

家所在小区紧邻水上公园，每天早晨，我在居住的八楼上，就能看到波光粼粼的湖面，随风摇曳的垂柳，奋力划水的野鸭。能望见海洋一般的田野，飘着朵朵白云的蓝天，还有从远处而来的京沪高铁，每当看到巨龙般的火车呼啸而过，就会想到北边的首都和南边的上海，顺便还会带上雨巷、绍兴和鲁迅先生。

出门便是东西方向的古槐西路。古槐西路因在县城中心位置有一明时古槐而得名。这段路的西部原为并不太宽，两侧植有白杨的“泊盐路”，现已成宽阔的市内街道。两旁绿化带内，多种花草、树木分布其间，冬青、马尾松、



山中人家 郝贵君 作
（作者单位：涿鹿县公安交警大队）

上班的路

局的门朝西，偶尔有车辆进出。我的那两本文学刊物《散文》《北京文学》就是在这里订阅的。现在仍记得当时那位漂亮女孩的惊讶：“现在还有人订文学刊物啊！”我紧张地回答：“文学青年还是有，不过已经老了。”其实，这条路更像是一条文化路，有学校、幼儿园、县作家协会、书画门市。横跨公路上方悬挂着一条巨大横幅，上书：千年古县，文明南皮。这横幅更增加了这座古城历史文化的厚重感。

北行至红绿灯右拐进入金刚路。金刚路的由来是因为，在离那棵明槐不远处有一金刚亭，亭内有两尊南北朝时期建造的具有古代石雕艺术珍品之称的石金刚。金刚路分为金刚西路、金刚中路和金刚东路，我所在的单位在金刚中路。

金刚西路上的信合商厦，是本地最大的一家商业大厦，它的规模和时尚，是当地繁华程度的表现。这条路穿过两条街，一条街是“饮食特色街”，另一条街是“饮食一条街”。因为离工作单位近一些，有时中午或是晚上，嘴馋得实在不行了，就和同事来此大快朵颐一番。

金刚路的两侧是高大的法国梧桐，树干粗壮挺拔，树冠巨大，树枝向四周伸展，又向上聚拢。这样，整个树冠就形成了一个树叶茂密的绿色空间，各种鸟雀在里边叽叽喳喳地叫，外边的人闻声仰望，但只闻其声，难见其影。有时下雨天，婆婆树影在远处浅黄色高楼的映衬下又是另一种景致。

接近单位，首先看到的是深红色的四层大楼，巍峨，庄重，这是20世纪90年代初建造的，远远就能看到大楼上“人民公安”金色四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这条上班的路，每一段都那么熟悉。我希望这条路变得更加精彩，更加美丽。

（作者单位：南皮县公安局）